

# 中国劳动力密集型 产业的功能重定及路向再择

刘嗣明

**摘要:** 在中国经济面对市场经济体制、需求不足及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新环境下,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功能该怎样重新定位,路向该如何再次选择?过去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关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是大量使用劳动力的产业的认识显然已太简单、过时了。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所谓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在世界范围内仍无法用非劳动力要素替代或替代成本过高,仍必须大量使用劳动力要素的产业。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既要去努力寻找并发展真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又要适度发展一批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关键词:** 劳动力 密集型 产业 市场经济

所谓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按已有的认识,就是相对于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大量使用劳动力的产业,或者是能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产业。一般说来,今天人们往往基于这一认识,把传统产业、农业、家庭服务业等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于中国人口多,就业始终是中国经济乃至社会、政治要着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基于上述认识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以让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因此人们也一般地认为中国应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上述关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已有认识是否深刻、全面地把握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面对中国就业压力大的客观现实,且在世界发达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进程中,我们究竟应怎样来认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发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中国经济的有益作用;在思考中国经济如何再上新台阶这一大课题的过程中,深感我们现在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全面、准确的,而其相应的政策主张也严重障碍了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因而认为有对劳动力密集产业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而在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行深入、全面、准确认识并重新定位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建立在新定位基础上的相应对策,必将减少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道路上的一些障碍,促进中国经济更快地发展。

## 一、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面对的三大新经济环境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今天在讨论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来寻求中国有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政策取向时,除了要考虑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相对成本及中国就业人口多、土地与资本严重缺乏、技术落后、就业人口的文化知识较低等过去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已关注到的一些因素之外,还要特别注意中国经济运行在市场经济体制、需求不足态势和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三大新经济环境。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正确定位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功能,也才有可能找到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正确路向。

新的经济环境之一——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市场经济体制,最本质、最核心的是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在认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时,要考虑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因素,就是要考虑到某劳动能否创造价值、能创造多少价值,不仅由个人的劳动时间决定,而且要在社会成员中求平均值。那种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劳动将被社会承认较多的价值,那种高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劳动将被社会承认较少的价值。

新的经济环境之二——需求不足态势。所谓需求不足态势,即商品难以出清、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其实质就是不论

是在商品市场,还是在要素市场,价值的实现都极为困难,这就必然导致不论是在商品市场,还是在要素市场上更为激烈的竞争。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在供给不足的环境下,由于短缺、抢购,所以竞争不充分或者缺乏竞争甚至垄断,这就导致商品和劳动力的人为涨价抬价,某商品与劳动力的自身价格与价值背离,某商品与劳动力同其他商品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扭曲。然而,随着需求不足成为中国现今和未来经济运行的常态,今后无论是商品的出清和劳动力就业都要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实现。这种激烈竞争的结果,必将彻底扭转过去那种商品和劳动力的人为涨价抬价,某商品与劳动力的自身价格与价值背离,某商品与劳动力同其他商品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扭曲的现象,使各种商品及劳动力的价格更符合其真实的社会价值。

新的经济环境之三——加入WTO。加入WTO的实质之一就是市场要向全世界开放,竞争范围要扩大到全世界。也就是讲,面对WTO,价值规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的范围将是整个世界,而不再是某一国家,更不是某一小地区。只有那种低于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劳动,才能被社会承认较多的价值,在世界市场上才会有竞争能力;而那种高于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劳动,则只能被社会承认较少的价值,必然面临世界其他竞争者的冲击。这样一来,虽然过去在封闭经济下,在某一小地区或某一国的范围内,某商品或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比是合理的,但现在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大市场上,其自身价格与价值比,同其他商品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比就有可能出现是扭曲的,于是就必然引起价格与价值比的重构、再排,直到在统一的、竞争的世界大市场上排出各商品和劳动力的应有价格序列。

今天,在讨论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时要重点关注市场经济体制、需求不足态势和加入WTO这三个新经济环境,即将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置于竞争的世界大市场的关键意义是:作为一种产业能否存在、发展,当然要通过它获得经济效益;要获得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那就必须是其劳动的效率高于至少等于社会平均效率;至于社会的范围,在WTO条件下,就不再是一个县、省,也不是一国,而是全世界;而这一切,由于竞争的日益激烈,任何人你愿意也得接受,不愿意也难以逃脱。也就是讲,今天中国各种产业,包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何配置,就不仅要考虑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而且要考虑中国各种产业的这样或那样配置的结果,能否在激烈竞争的世界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获得比较利益。可见,今天中国必须在激烈竞争的、统一的世界大市

场上来选择各种产业,包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功能;选择各种产业,包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路向。

以下,在讨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时,特别是在讨论对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功能定位的意义及在此功能定位下的相应路向选择时,本文将始终置这一讨论于市场经济体制需求不足态势和加入WTO这三大新经济环境之下。

## 二、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三大新经济环境下功能的重新定位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即是传统产业的定位是错误的。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传统产业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运输业等等。然而深入地分析发现,传统产业中的一部分产业或一部分工序也并非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或工序已经不需要多少劳动力了。如运输业这一传统的产业,过去由于用人挑马拉,当然需要很多的劳动力;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使用现代化装卸运输工具的条件下,所需的劳动力已十分少了。又比如建筑业这一传统产业,其中的向房顶抹灰浆在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挖地基就己不再需要多少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了。

农业(包括农、林、牧、渔)即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定位也是错误的。无论是从农业是传统产业,还是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确实由大量的劳动力作业来看,一直以来,农业一般地被我们认为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开发、利用,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农业中的许多作业己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了。如大面积的小麦收割、收获土豆等这类农活,己可以用机械在很少劳动力的条件下简单地完成了。因此,今天再把农业一般地当作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定位,己不符合客观现实。

同样,现代化产业就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定位也是错误的。现代化产业,人们往往以为这是不要大量使用劳动力,靠机械化、自动化完成的产业。其实,现代化产业在一般地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仍有许多工序、过程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那种现代化产业都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认知与现实是不符的。比如,现代家电产业中的组装工序就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而这道工序就还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高、精、尖产业就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定位同样也是错误的。高、精、尖产业一般地讲,是现代化产业,大多确己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然而其中仍有部分工序、过程乃至产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如,精密机械零件、光学零件的研磨、抛光,在发达国家虽己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乃至用智能机器人部分地取代劳动力来完成;然而这样做往往成本过高、精度有时也达不到要求,而用人工来完成往往成本低、精度高。可见,这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仍有用武之地。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还难以用资本(包括技术、知识)替代,而仍需用人工来完成的产业。尽管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己能大量使用机械乃至智能机器人取代过去用人工完成的作业,但今天仍有许多工作是机械乃至智能机器人还无法胜任的,这些工作乃至产业和工序,仍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摘水果、西瓜、烹制正宗的中国菜肴等。正因如此,不能因某产业是第一或第二、三产业,就是或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某一产业是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其是第几产业不能简单对等。三大产业中都仍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有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用资本替代劳动力仍不经济的产业。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有些工作用机械乃至用智能机器人虽可以完成,但由于采用机械乃至智能机器人的成本过高,使其产品与人工生产相比不划算,没有比较利益,这样的产业就仍可以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如摘棉花,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研制智能机器人来完成的。但智能机器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的研制,生产成本自然十分高

昂,而其采摘的质量还难以胜过人工。因此,即便是美国这个工、农业都十分发达的国家,迄今棉花的采摘也还不能智能机器人完成。正是如此,美国这个十分宜种植棉花的国家,才需要从发展中国家——中国等大量进口棉纺织品,也才为中国棉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普遍生产效率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普遍较低,发达国家从事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发展中国家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交换,双方都能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将整体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力密集型工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棉花种植业、家电产品组装工序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种是发展中国的劳动力直接进入发达国家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中国以劳务输出到新加坡从事服务业等。

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实行及中国加入WTO的推进,任何一种产品的价值都要根据全世界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值来决定。因此,某产业在发达国家己能用机械化高效率生产了,价值已经下降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再将其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低效率的生产,其产品的高价值就不能为世界所承认,就必然要受到发达国家同类低价值的产品的冲击而亏损。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在中国还把这样的产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实己是产业的落后,是产业的技术进步不力,这些产业要么向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方式靠齐,要么放弃。如果还把这类产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一段时期,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决不能作为一种理论上站得住脚、实践上有好效果的长期选择。

这在中国经济己呈现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由于需求不足,竞争将充分展开,这将导致任何产品和劳动力中夸大了的价值都被无情地挤出。因此,别国己不再用劳动力密集型方式作业的产业,中国还硬要用劳动力密集型方式来作业,就不能取得(世界)社会的平均价值。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被资本替代的产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过去只能用人完成的作业,现在可以用机械替代了;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还不能被机械替代的产业,明天谁能说不能为新的机械乃至智能机器人所替代呢?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总是处于不断收缩的状况中。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生产效率低下的产业。正是如此,其产业在可以用机械替代的条件下,仍要人为地将其搞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劳动的价值就不能被社会承认,在与机械化生产的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相反,某产业全世界都还不能被机械替代劳动力,该产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劳动的价值就能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所承认,从事这一产业的劳动力就能获得与其他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的同等回报。这是因为某单位产品价值量的大小并不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劳动效率成正比,相反倒是成反比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劳动的效率低,但单位产品的价值大,因而其创造的总价值仍能与其他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创造的价值相同。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总的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被资本、技术替代的同时,这并不等于讲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可预测的时间范围内会被资本、技术绝对替代掉。在可预测的时间范围内,还必然有某些产业和工序需要用劳动力密集型方式进行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依然有所作为。比如护理婴儿、老人等职业,在目前乃至可预测的未来,还难讲机器人会比人干得更好。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创造产品个性、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方面有独到之处。一般来讲,人既有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

简单需求,也有满足求新、求奇、求异的多样化需要的高级需求,且当基本生理的简单需求愈满足后,多样化的高级需求就会愈凸现。机械化生产虽有高效率的优点,但也有产品单一、雷同不足;而人工制作在有效率不足的同时,也正好有个性突出、风格各异的优点。随着人们基本生活的改善,人们返朴归真、青睐手工的心理会愈加强烈,这正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至少是)相当长的存在时间。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越来越转向到劳动过程重复性小、产品要求有个性、用机械难以作业的产业上来。比如摘棉花这样一种虽然体力强度不大,但动作重复性少、机械性小的作业可能仍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又比如根雕这种产业因每一树根的类型、材质有异,其产品只能相机而做,这种产业就可能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当然,这倒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工序可以使用高效率的机械)。相反,那种收割小麦、搅拌水泥砂浆等简单的重复性劳动,就不可能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某产业是否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否生存,最终将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规律、需求不足下的激烈竞争格局和WTO下的开放原则所决定。也就是讲,某产业如果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事该产业的劳动力其等量劳动也要能获得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等量劳动的价值,而且要从全世界范围来计算,并通过激烈的竞争来实现。这就要求该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还不能为非劳动力密集型方式所替代,或替代成本较高。如果某产业在世界某国或某地区已能为非劳动力密集型方式所替代,而你仍要坚持将其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必然导致仍以劳动力密集型方式作业的劳动力的等量劳动不能为世界承认其等量价值,或者你要人为维护产品的高价值就必然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被别的同类的但低价值的产品冲击而打垮。

由此可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不再简单地是传统产业、农业,不再是可以机械等资本要素替代而人为地使用较多劳动力的产业,也不再是仅仅从一个小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看可以用较多劳动力维持的产业,也不一定绝对地不是现代化产业。所谓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虽然仍是大量使用劳动力的产业,但该产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激烈的竞争中仍难以用机械等非劳动力要素替代或替代成本过高,用较多劳动力虽然作业效率较低,但其低效率的产品仍能为(世界范围的)社会承认其较高的价值,因而(从理论上讲)其等量劳动也能获得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等量劳动的等量价值的产业(在实践上,如果是发展中国家来做,其价值则会低些,正是如此,其产品才更有竞争力),并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

### 三、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三大新经济环境下功能重新定位的意义

新定位反对了那种能用机械等资本要素替代劳动力要素,而仍维持劳动力密集型的做法。根据新的定位,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将劳动力密集型变革为非劳动力密集型,其低效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的产品就必然为同产业以高效的非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的同类产品所冲击,这种产业再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不能生存下去。此时,唯一可取的做法,是大力将此产业升级为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只有这样,才能与生产该类产品的其他用非劳动力密集型方式生产的同种产品竞争,并能获得同样的效益。

新定位反对了那种由于中国劳动力多,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在中国不分何种情况,各产业一般地都应维持劳动力密集型的认识。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这的确是事实。但因此就把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已能用非劳动力密集型方式生产的产业和工序,在中国仍维持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表面上看来,好像使一些劳动力有了就业岗位,其实这样的就业是没有收效或收效极低的。因为这些产业的竞争对手已用

机械等资本要素替代了劳动力,工作效率大力提高了,单位产品的价值极大下降了,你仍用劳动力密集型方式生产,其等量劳动就不能生产等量产品并获得等量价值;而人为维护其高价值,就必然经不住竞争对手的冲击,最终将劳而无获。

新定位尤其提醒并告诉我们,中国农业仍一般地作为劳动力密集型方式是没有前途的。随着中国加入WTO的临近,随着中国市场的日益开放,中国农业再不从低效的劳动力密集型方式中走出来,则必将受到外国用高效的机械化生产的低价值的农产品的强烈冲击。这不但会使中国要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美好愿望成为泡影,而且会使中国农民在自己的田园里用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方式就业也成为严重问题。因为中国农业劳动效率低、产品价值高,无法与别国劳动效率高、产品价值低的同种农产品相竞争,产品无法占领市场,谈何增加就业?曾经有段时间,未来“谁来养活中国”被吵得沸沸扬扬。外国有人讲,未来“中国无法养活中国”。中国自己则说,未来“中国可以养活中国”。其实,如果中国农业不走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路,未来“中国会不要中国养活”——“中国真的无法养活中国”。因为中国人作为消费者时,他自然要选择价格低的农产品——外国农产品,中国农产品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买了,到那时,中国不就真的无法养活中国了吗?

新定位将使我们根据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的客观现实,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去寻求真正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和工序,从而一方面使中国的大量就业人口找到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使这种就业是有效益的就业。比如手工艺产品的生产、护理业这些产业就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国就应更多地关注这些产业,而不要在某一已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产业中,仍用自己的劳动力密集型与别人的非劳动力密集型硬拼苦打。

新定位告诉我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满足人们返朴归真、青睐手工的多样化高级需求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应更多地关注这类产品及工序,这样才能避免在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大众化的大宗产品上同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竞争,从而在满足人们特殊的心理偏好的高级需求方面发挥优势,并使其等量劳动为社会承认等量价值以获得比较利益。

### 四、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三大新经济环境下路向的再次选择

尽管中国劳动力多,就业压力大,但当我们处在市场经济体制、需求不足态势和WTO的经济新环境时,我们必须大力变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要将一切可以用机械等资本要素替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工序尽可能地用机械替代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否则,中国产品以其生产的较低效率和较高的价值是无法与它国产品相竞争的。这样,反过来会使本想用劳动力密集型方式增加就业的初衷,终因产品占领不到市场而变成幻想。反之,大力地、积极地变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劳动效率提高了,产品价值下降了、有竞争力了、占领到市场了,方才可以多开工、多就业,进而多收入、多消费,从而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由于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劳动力就业问题始终是中国乃至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真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又确实能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加之中国劳动力工资事实上还较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确实有比较优势。因此,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我们不但不应放弃,而且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但是,这里的不放弃,应发展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应是前面讨论所指出的真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国要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国际市场中,去寻找并从事今天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和工序,这样才能(下转第117页)

发展,并采取具体措施加强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完善市场环境,健全中介服务组织等。对农业来讲,则主要通过生产组织与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已有一定基础各类合作经济组织迅速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南农村与全国其他许多地方就出现了由一些农村能人带动组建的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并呈现出了从单纯种养业的技术互助到整个生产领域的合作;从合作组织内部生产要素的横向联合发展到产供销各个环节的纵向联合;由经营合作向产权清晰、管理科学的资本合作(股份合作制)过渡等趋势。但由于现行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所造成生产领域的产业链脱节、流通领域的利益脱节与信息脱节,以及不利于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分割与土地制度,终使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合作经济组织难以得到迅速发展与完善。因此强化农业微观基础的关键内容,是改变目前按产品种设立农业管理部门的过度细分化做法,实行由一个主管部门对农业进行统一的行政管理;把各类以专业技术服务为主的事业机构和各种流通服务组织从现行政府部门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离出来,与现有的农民中介组织一起组建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化中介服务机构,为农民提供周到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恢复农村供销社、信用合作社和基层粮管所的民间本色,以使农民具有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销售渠道与信贷渠道;将集体经济组织现有的净资产以股权的形式量化给原社区范围内每一位成员,鼓励引导农民以土地使用经营权折价入股,组建以股权为基本纽带的新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的农民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国人民公社化以前较为有效的农业微观经营形式。因此,通过改革积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既是中国50年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与世界农业接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成为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最具创新意义的组织变革,也将从机制上确保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可持续进行

与整个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推动。

#### 注释:

产业素质的基础是企业素质,但又不是各企业素质的简单加总,而是产业活动质量和水平的综合反映。

该资料由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何光耀副主任提供。

多年来对私营经济的发展一直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私营企业往往被打入“另册”。然而许多基层干部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采取变通的办法,给私营企业挂上集体的牌子,让他们享受集体企业的待遇。私营企业也乐于戴上这种“红帽子”在“集体”的保护伞下求得生存和发展。

主要指统一作物布局,统一育种供秧,统一机耕作业,统一水浆管理,统一防病治虫和统一肥药供应等。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苏南集体经济因乡镇企业转制而发生来源危机,着眼于为农户服务的“统”因小农机、小水利产权转移而大为萎缩。

职工作为企业收入的创造者,应该参与企业的评价并享有其劳动成果;职工作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与事实上的风险承担者,具有成为企业所有者的强烈欲望;职工作为经济公平与民主的一份子,人人都应拥有自己劳动成果和自我管理活动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大卫·艾勒曼,1998)。

#### 参考文献:

1. 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19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 饭田经夫等:《现代日本经济史》,中文版,512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3. 王红领:《委托人“政府化”与“非政府化”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0(7)。
4. 大卫·艾勒曼:《民主的公司制》,中文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5. 周海乐:《苏锡常发展报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
6. 周振华:《产业结构优化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7. 方甲:《产业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经济学院 南京 210098  
南京经济学院 南京 210003)  
(责任编辑:陈永清)

(上接第113页)既解决就业问题,也获得较好的比较利益。

特别是中国的农业,一方面决不能再以中国农村人口多、人均可耕地少等为由不去寻求、采用,甚至拒绝、抵牾现代化的非劳动力密集型的作业方式。那样,在中国面对加入WTO的形势下,在世界用高效率方式生产的低价值的农产品冲击面前,中国农民不但增收、改善生活不可能,就是目前这种传统方式下的就业乃至生活水准也都不可能持续下去。中国农业必须大力革除落后的劳动力密集型作业方式,大胆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科技,采用非劳动力密集型的作业方式,只有这样中国农业才可能提高效率,农产品价值才可能下降,并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中与它国农产品相竞争。另一方面,中国农业也并不是要完全放弃劳动力密集型方式,也仍可在劳动力密集型方式上发挥优势而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但这里所指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是如前所讲的、真正仍可用劳动力密集型方式作业的农业。

至于中国农业是否已具备了用机械替代劳动力的资金、技术条件,一家一户的土地使用权对机械化替代劳动力的制约如何解除,机械化替代劳动力后的农民就业问题如何解决,机械化替代劳动力后是否真的会导致全国总就业机会的减少,还是有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则不属此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要解决上述问题,特别是要增加中国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及促使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都必须首先解决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变革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大量采用非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但这往往又会受到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只能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乃至劳动力密集型农业这种陈见的束缚。由此可

见,本文的新定位及相应的路向选择,就理清了上述问题的源头,对解决上述问题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基于三大经济新环境的作用,考虑到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资本短缺、国家安全等多种原因,中国只有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一方面努力发展一批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使其具有一定的规模,获得规模效益;另一方面,继续大力发展真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既在高科技尖端产业占有一席之地,也有效解决中国的资本短缺、人口就业压力大的问题。

#### 参考文献:

1. 王冰、辜胜阻主编:《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 刘嗣明:《中观发展战略导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3. 周天勇:《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4. 刘嗣明:《当代世界市场经济模式》,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
5. 刘嗣明:《关于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几点基本认识》,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9(7)。
6. 邓大才:《试论农村产业组织的变迁轨迹及其选择与创新》,载《经济评论》,2000(2)。
7. 刘振彪:《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农业国际化》,载《经济评论》,2000(6)。
8. 唐国增:《“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吗?》,载《经济评论》,2001(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武汉 430072  
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陈永清)